

卷四中的人与事

王 洞

《夏志清夏济安书信集》已出版了三卷，尚有272封信未曾发表，计划再增两卷，共五卷刊完。此卷始自信件编号391夏志清1959年7月18日于纽约州波茨坦发出的信，至信件编号542夏济安1962年4月20日于加州伯克利发出的信，共152封。济安自1949年4月离开上海，经广州、香港，1950年10月抵台，直到1959年3月，一直在台大外文系教书；期间曾于1955年2月访美在印第安纳大学进修一学期。返台后仍执教于台大，创办了《文学杂志》，声名鹊起，俨然文坛领袖，因惧卷入政治，萌生永离台湾之念。承蒙钱思亮校长推荐，1959年3月以英文系“交换教授”之名义来到西雅图华盛顿大学，为期半年。济安信里充满了为延长居留的焦虑与对台大及钱校长的歉疚。

济安的专业是英国文学，理应在华大教英国文学。由于系主任的“偏见”，不信任中国人教英文，没有给济安开课。济安乐得清闲，除了在英文系听课，和性情相投的教授们交际外，常到该校东方系走动，不久与东方系的教授们建立了良好的人事关系。华大“远东与苏联研究所”所长乔治·泰勒以“研究员”的名义替济安延长了签证(visa)，该研究所以反共著称。济安为回报泰勒，竟不计酬劳认真地研究起“中共问题”来，写出了关于瞿秋白、鲁迅、蒋光慈等人的文章。济安大去后，志清集结了这些文章及济安其他的文章，于1968年由华大出版了《黑暗的闸门》(The Gate of Darkness)。

济安的学养与为人，不仅得到华大教授们的赏识，更得到加大陈世骧教授的青睐。陈教授聘请济安去伯克利加大研究并教书，济安成了华大、加大两校争夺的大红人。济安分身“有术”，平常在加大工作，暑期去华大研究。伯克利、西雅图来回跑，累了济安，却乐了志清。志清趁济安在著名大学做研究，净找哥哥替他查资料。若没有济安的帮忙，不知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是否能面世。志清1952年得到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资助开始撰写《小说史》，到1955年，初稿大致完成。离开耶鲁以后，忙于求职教书，加以结婚养育子女，无暇动笔。志清在密歇根大学只教过一年中国文化，以后都是在小大学教英文，学校没有像样的图书馆，遑论中国书。济安来到加大，伯克利离帕罗奥图(Palo Alto)不远，开车可当天来回，济安若在加大图书馆找不到托查的资料，就去斯坦福大学的胡佛图书馆查书。在这152封信里，谈的都是《小说史》里的人物，社团与作品的出处，例如胡风、《创造社》与《倪焕之》等。研究现代文学的读者对这些信的内容可能特别有兴趣。

我1961年来到伯克利加大读书，对济安信里提到的人物相当熟悉。要谈当时的所见所闻，只得不避“自曝”之嫌，先说我是怎样来到加大的。我是1960年来美，由我中学时的校长王亚权推荐，到加州萨克拉门托州立大学攻读教育学位，得到加州初等教育司海夫南(Helen Heffernan, 1896-1987)司长资助，为期一年。我住在海司长家，她供我上学并给\$50零用钱，待我如远客，不让我做任何家事，常带我去加州及邻近各州名胜区观光。翌年我转学去伯克利，仅得学费奖学金，必须打工维持生活。海女士未婚，与其同事南斯夫人(Mrs. Afton Nance, 1901-1981)同住。南斯第二次大战前去过上海，她与体育健将郝更生夫人高梓女士是米尔斯学院(Mills College)的同学，听说过赵元任，建议我写信请赵教授帮忙。在得到赵教授回信前，我也写了一封信给孔杰荣(Jerome A. Cohen)教授，申请去他家做House Girl。(60年代，许多美国中产阶级家庭，

请一外国女生免费住在家里，做一点轻微的家事，这种职业，称 House Girl。)我先接到孔教授的回信，就接受了他家的工作。后来才接到赵元任教授的信，说他的秘书要去法国一年，我可以代他的秘书。“秘书”胜过“帮佣”，我就“反悔”不去孔教授家了。孔教授没有生气，一直待我很好。

1961年春假我到斯坦福大学访友，并找暑期工作，趁机拜访东亚系陈受荣系主任，他没工作给我，叫我找旧金山学院的许芥显。我到旧金山即刻在电话亭里给许教授打电话，他听我的口音就雇了我，原来他正筹办《暑期中国与俄国语言文化班》。七月初我辞别萨克拉门托到旧金山学院去教中文，也与俄语组同事一起上课学习“转换文法”(Transformational Grammar)。中文班除了许先生外，还有一位曾宪斌先生，加上我只有三位老师。学生都是中学教员，有十几个，来自全美各地，我与学生都住在学校宿舍里。许先生专教文化，曾先生教语言与文化，我等不助教，训练学生会话。曾先生是青年党魁曾琦的公子，平常在耶鲁“东方语言所”教书，住在许先生家。许先生家在帕罗奥图，每天开车来旧金山上课，教材就在车上编。每个周末要带学生参加课外活动，去约塞米蒂(Yosemite)看风景，到旧金山歌剧院赏《窈窕淑女》(Pygmalion)，办得有声有色。因为成绩卓著，1962年扩张成四班，我自带一班并协调其他三班，升为协调组长。

许先生个子不高，人很清瘦，但精力旺盛，总是兴致勃勃，不停地工作。除了扩展系务、写书之外，还喜欢吟诗、画画、唱歌。据闻他与卓以玉女士因兴趣相投而相爱，碍于二人各有家室子女，不忍怙离。家喻户晓的情歌，《天天天蓝》的歌词是卓以玉为许芥显而作，许先生天生有副好嗓子，唱起《天天天蓝》来，更是委婉动人。许太太是比利时人，原是许先生的法文老师，他们有两个男孩，在家都讲法语。后来他们搬到旧金山，在金门大桥北面依山建了一所两层楼的房子，一眼可望湛蓝的海水，滚滚的白浪，摇曳的

小船，美景如画。不料1982年年初，大雨山崩，一袭洪水将许先生连人带屋，冲进了大海。听说许先生与幼子在家，本已逃离即将倾塌的房屋，许先生又匆匆折返抢救他的手稿，因而丧生。噩耗传来，亲友莫不悲痛。

暑假结束我就搬去伯克利，住进国际学社(International House)。距离开学还有两个星期，赵元任先生开车来接我。我在萨克拉门托时，经常是南斯夫人开车，海女士坐在南斯旁边，我坐在后座，所以赵先生停车后，我即刻钻进后座。赵先生笑着说：“你把我当司机啊！来，坐在前面。”按美国习惯，驾车人若非职业司机，客人应坐在驾驶座的旁边，否则被视为失敬。赵先生把我带到他的办公室，告诉我他即将送外孙女去麻省剑桥高中，交代我替他收取信件。他走后，我不知道是该把收来的信件放到他书桌上还是送到他府上。久闻赵先生惧内，我没车，去他家还得乘公共汽车，只好把信件堆在他书桌上。我没去拜望赵太太，直到感恩节赵家请客，才见到赵太太。赵太太是杨步伟女士，很会做饭。凡是“无家可归”的人，感恩节都可到她家做客。当时夏济安也在座，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久闻大名的夏济安老师。

赵太太很能干，有些固执，学不好的东西，不要学。在美国住了那么久，不肯学英文。她嗓门很大，喜欢教训人，男女都“骂”，对男士稍好一些。常对我说，你们这些年轻女孩子，就喜欢招摇撞骗，吓得我不敢跟人打交道。她在公众场合，大声说话，两脚一蹬，叫赵先生站在一边，不许说话。赵先生原本不爱讲话，就笑咪咪地静静站着。她很少来学校，赵先生见了太太，总是笑咪咪的。我想赵先生对太太，与其说是“怕”，不如说是“爱”。赵太太照顾赵先生，无微不至，赵先生不做家事，赵太太说他只会喂猫。赵太太骂人，未尝不是保护丈夫的妙法，因为赵先生人太好，求事者，被赵太太一骂，就不敢开口了。赵先生很少说话，但说起话来非常幽默。他不仅会多国语言，发音特别标准，还会作曲。《叫我如何不想她》是赵先生的杰作，传言赵元任、杨步伟、唐荣祖、赵丽莲，郝更

生、高梓等几对夫妇在北戴河度假，半夜赵先生起来，望着天上的月亮，谱了这首情歌。有人问他，《叫我如何不想她》是不是为赵丽莲写的？赵先生说：“我只作曲，词又不是我作的，去问那个死鬼刘半农吧！”

我的基本工作是替赵先生打《中国话的文法》手稿。我不会打字，也没有打字机。赵先生就把她女儿如兰的打字机借给我。不管打的字，字数够不够，我每月自填一定的字数，领取的工资，够我缴国际学社的住宿及伙食费。胡适过世，赵先生赵太太非常悲痛，命我把胡适演讲的录音记下来，我就一个字一个字地听，记，连哼哈的声音也记下来。可惜我没有录音机，也买不起录音带，没有做一个拷贝，现在该多珍贵呀！我在旧金山教中文时，开始对语言学发生兴趣，目今又跟赵先生工作，所以我选了赵先生的“广东话”及“方言学”。方言学只有三个学生：罗杰瑞(Jerry Lee Norman)、陈立鸥和我，研究的是福州方言。陈立鸥是福州人，说福州话，供我们记录。罗杰瑞会俄语，木讷而有才，由他记录、分析，写报告交给老师。课后陈立鸥就带杰瑞和我去吃饭。立鸥会作曲，《天天天蓝》是他和卓以玉的创作。立鸥是逊清帝师陈宝琛的幼子，排行第六，熟朋友称他“陈小六”。他太太是郑孝胥的孙女，出手大方，举止有大家风范。杰瑞研习福州方言，成了闽语专家，到普林斯顿及华大任教，于2012年过世。1963年6月赵先生70岁有半荣退，我拿到教育学硕士学位，得陇望蜀，想去耶鲁读语言学。赵先生一纸强力推荐信，把我送进了耶鲁。赵先生是天才，很受语言学界的尊重。

我读书、打字两忙，没有余力交朋友，加上怕赵太太“骂”，不敢去找别的教授。有一天从东亚系图书馆出来，碰到陈世骧，他叫我去他办公室坐坐。他的办公室就在图书馆旁边，大而雅，比赵先生的神气多了。我站着跟他说了不到5分钟的话，就走了。我和志清结婚后，陈先生说他对我没有一点印象，我却对他印象深刻，因常见他带着太太在校园里走动。陈太太(名美真，昵称Grace)很好看，脸庞秀丽，身材窈窕，穿着华丽的旗袍，非常耀眼。陈先生西

装笔挺，口含烟斗，步履潇洒，伴着丽人，俨然一对高贵的爱侣。又听说他常带着一群学生去旧金山吃饭游玩，好不令人羡慕！没想到他不到60岁，就心脏病发，与世长辞了。志清说世骧，好吃好喝，好烟好酒，从不亏待自己，病发即逝，自己不知不觉，却给后人留下无尽的哀思。

世骧年轻时与一美国女诗人生有一个男孩，因未婚，子从母姓。世骧前妻是名音乐家姚锦新(1919-1992)，原是乔冠华(1913-1983)的情人，因第二次世界大战滞美，与世骧结婚，不到两年，1947年就回中国去了，可惜乔冠华已与龚澎结婚，老情人未成眷属。世骧与两任妻子都没有生育，世骧绝口不谈往事，这些都是Grace告诉志清的。1967-1975年里根(Ronald Reagan)任加州州长，削减教育经费，想来世骧薪俸大不如前。世骧好讲派头，可能把薪水花光，没有按月扣缴部分养老金(pension)。除了房子，他没有给太太留下任何财产，也没有养老金。惯于养尊处优的Grace，不得不把房子分租给学生，自己外出工作，维持生活。2015年Grace走完了艰苦的后半生，去天堂与世骧相会。

我1961年初到伯克利，自然要去孔杰荣教授家谢罪。孔先生家在离加大不远的半山腰上，房子敞亮美观。孔太太一副家常打扮，平易近人，他们有三个男孩，需人帮忙。希望找一个中国女生，管吃管住，跟孔先生用国语交谈。孔先生在加大“中国研究中心”学国语，课余要练习会话。我自愿每周跟孔先生练习会话一次。法学院离国际学社很近，孔先生每周来国际学社同我吃午饭，说中国话。不久他就成为研究中共的法学权威，1964年被挖墙脚去了哈佛，教出两位名学生：马英九和吕秀莲。孔先生热心助人，和世骧共同帮济安取得永久居留权，也帮我“讨债”，我在旧金山学院的同事跟我借去三百美元，不肯还。孔先生托他华府的律师朋友，写了一封信，就讨回来了。

1961年志清时来运转，3月《中国现代小说史》问世，出版前

一月，就接到哥伦比亚大学王际真的信，邀请志清接替他来哥大任教。王先生来年退休，正在物色继任人选，有一天他去耶鲁，饶大卫(David Rowe)告诉他有一本讨论中国小说的书即将出版，王先生就到耶鲁大学出版社去看这本书，他看了“鲁迅”一章，对志清的见解与英文大为佩服，一面写信给志清，一面向中日文系系主任狄百瑞(William Theodore “Ted” de Bary)举荐志清。志清看过王际真翻译的《红楼梦》，但从未见过其人，就向济安打听。听陈世骧说这个人很怪。王际真的确很“怪”，哪有人会为一个素昧平生的人牺牲自己一半的薪水？

原来狄百瑞说系里没钱同时请两个人教中国文学，王际真就说我拿半薪〔见信件编号492(1961年2月17日)〕。哥大只让志清做副教授，不是终身职位。志清拒绝接受，去了匹兹堡大学“中国中心”教书兼管行政。既然夏志清不来，王际真要求恢复全薪，狄百瑞说预算已缴，不能更改，可怜王先生只好拿半薪。退休后搬去南加州，住在trailer(拖车式的活动房屋)里。王先生不仅“怪”，而且“霸道”，他强迫妻子辞去联合国的职位，跟他一起去南加州吃苦。王太太姓高，英文名叫Bliss，是名门闺秀，在上海长大，过不惯乡下的苦日子，自杀获救，再次自杀，终于摆脱了人世间无可忍受的痛苦。

Bliss过世后，王先生搬回纽约，仍住哥大的房子。(哥大拥有许多房产，租给教职员，房租约为市价的一半。)他第一次见到我，对志清说：“王洞这么老！又不会生儿子。”我不以为忤，因感念他对志清的提携，我常请他来家里吃饭。后来他结婚了，新婚妻子叫杨大莱，比我小一岁，王先生非常得意。据王先生说，他们是在哥大附近的河边公园(Riverside Park)遇到的；可是王太太说，王先生是她父亲在威斯康星大学的同学，她初来乍到，人生地不熟，是去找王先生帮忙的。杨大莱有个女儿，叫Ginger，很聪明，是哥大化学系的博士生，杨大莱在国内也是学化学的，与丈夫离异后，携女

来美，母女俩相依为命，听说王先生“怪”，没有和王先生住在一起，每日来给王先生煮饭。

王先生爱烟嗜酒。他抽的是劣烟，喝的是浊酒，剩下的钱买粮食。主食是黄豆、鸡蛋、青菜和意大利面，这些食物虽然价廉，但营养最好。尽管抽烟喝酒，但是王先生健步如飞，活了一百零二岁。王先生过世前离了婚，说是因欠债太多，怕连累妻子。杨大莱把王先生的遗物都送给我们：有王先生和他女友的画像，也有他前两位妻子的照片。从这些画像和照片里，可以想象王先生年轻时相当风流倜傥。哥大薪金微薄，王先生想炒股发财，他做的不是普通股票，而是期货，屡屡亏损，欠银行债，往往向朋友借钱，有借无还。志清报答王先生的方法，不是借钱给他，是替他请一笔奖金，王先生以研究《吕氏春秋》得了三千多块钱，回了一趟山东老家。王先生在十几岁入清华大学前，奉父母之命已娶了媳妇，生了一个儿子。民国以来，流行自由恋爱，王先生是所谓的“新派人”，置乡下妻儿于不顾，老来思念乡下女人的贤德，不胜悔恨。可惜回到家乡，老妻已故，独子亦垂垂老矣，孙女正值妙龄，非常喜爱。返美后，常说要把孙女接来，可孙女一直没有来，可能是孙女不愿来，也或许是爷爷养不起。

因篇幅所限，程靖宇的逸事下卷再写。

1956年建一(Joyce)出生，志清每封信必报告女儿成长的经过。济安非常喜爱这个侄女，常寄礼物给她。谈家事，除了父母、妹妹、卡洛，又多了建一。此卷内志清给济安的信，字迹混乱，因为志清的信是用蓝墨水笔写的，常提些问题，请济安查证，例如，胡风是哪一年死的？《鬼土日记》出版的年代和地点等。志清看了回信后，就用铅笔或红笔把答案写在问题旁边。扫描手稿一律是白底黑字，看不出字的颜色，苏州大学的同学能够辨别原信与附加字句之不同，去芜存菁，使信件还原，功不可没。难怪王德威教授力荐季进教授帮忙。季教授不仅学贯中西，还教出一批程度不凡的学生，特此向季教授和他的学生们致敬并致谢。